

胡桔根 著

情满青山

QING MAN QING SHAN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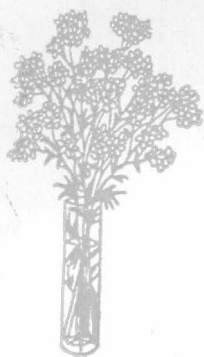
江西当代剧作家剧作丛书（1）

中国戏剧家协会江西分会编

李虎臣 余金海主编

情满青山

胡桔根 著



（戏剧集）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005号

书 名： 情满青山
作 者： 胡 桔 根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印 张： 9.25
字 数： 24万
版 次： 199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2000—
定 价： 4.95元
ISBN 7—80579—146—5/1·119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真诚地表现生活
跳动着的时代脉搏
散发出乡土气息
注重于寓教于乐
读报报刊作有戏

郑光紫

辛未夏月

序

朱受群

胡桔根的新时期剧作选集《情满青山》，即将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付梓，省戏剧家协会李虎臣副主席要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我乐意从命了。之所以很乐意，首先是因为我虽然没有创作过剧本，但深知戏剧创作的艰辛和剧作家目前的处境，有剧作家能结集问世，值得庆贺；第二是因为在戏剧面临严重挑战时，有出版家积极为很有成绩的剧作家出版专集，热情扶植戏剧创作，尽“化作春泥更护花”之职，令人非常感激。

近几年来，戏剧演出不景气，剧本刊行很艰难，于是有的剧作家便改行易业另展新技了，有的摇头叹息，莫衷一是……。可是，有一大批戏剧工作者以发展戏剧事业为己任，做着实实在在的繁荣工作，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胡桔根就是这批人中创造“实绩”的佼佼者之一。他自新时期以来，一方面刻苦求学，先后到北京、上海高等学校进修深造，“补充文化营养”；一方面开始把艺术目光由写小戏转向创作大戏，并没有在“戏剧困境”面前却步，更没有受各种议论左右，确实难能可贵。《情满青山》中选辑的大小八个剧本，是从他十年创作的众多剧本中精选出来的，既是他矢志不移发展戏剧事业的印记，也是他不断进取、勤奋笔耕的结晶。

作为戏剧，题材无限宽广；作为剧作家，完全有选择任何题材的自由。胡桔根坚持十年“一贯制”选取农村题材，在农业题材的电影、电视、戏剧比例很小的情况下，他的选择无疑给人以兴奋。我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11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我国经济

改革首先也是从农村兴起，戏剧这种寓教于乐的文艺形式，应该反映和歌颂广大农村的改革，努力塑造一代新型农民的艺术形象。在这方面，胡桔根是有很好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底蕴的。他曾说：“我剧中的人物全都来自赣西。我曾经是这里的一个小乡民”，“我要为农民歌唱”，力求使自己的作品“象溪水一样在乡土上流淌，一直流到农民的心上”。正是由于他对我国国情的领悟和对于乡土的热爱与钟情，体现在《情满青山》中的是一幅五彩缤纷、生机盎然的农村生活画卷。他描写新时期农村的巨大变革和农村生活的巨大变化，向人们展现出农村由贫穷走向富裕、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以质实的笔触刻画了一系列感人的农民艺术形象，特别是成功地塑造了一些共产党员形象如田草皮、李洪山等，展示了美好的农村前景。这些戏剧作品，对于丰富和充实新时期戏剧宝库，是大有用处的。

一个时期里，创作方法上的种种新奇的“主义”，伴随着一个戏剧“新思潮”接踵而至，不断地向现实主义发起冲击。胡桔根面临现实主义被挑战却选定了现实主义，并“坚信现实主义有着长久的魅力”。因此，他总是贴近现实生活，把剧本写得很实，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真实而艺术地表现现实生活。在《情满青山》剧作中，他直面人生，揭示生活真实，既肯定、歌颂农村改革的深刻变化以及农民的美好、纯朴品德，又不含糊地批判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对于改革者，既描写了他们的豪情、理想和喜悦，也描写在改革过程中的阵痛、艰难、苦恼，耐人寻味。《郎当索》反映了两家农民的命运：一家孤儿寡母，母亲含辛茹苦供子上大学，子毕业后为建设山区便回乡执教；一家蛮父顽子，子读书不进、学艺不成，父让子做买卖，竟发大财。一女青年，先爱读书郎，后见书生回乡执教清寒，便移情“财子”。两家强烈对比，歌颂了书生高尚情操，抨击了“金钱至上”思想，提出了一个“向钱看”的令人深思的社会现实问题。要坚持现实主义，必须深入生活，熟悉社会，胡桔根说得好：“无感而发，面壁虚

构，纵有生花妙笔，也编不出好戏。”这也许是他独特的体会。

戏剧创作的地点一致、时间一致和情节一致规则，早已被抛弃，但仍有不少传统戏剧的构架法则在制约戏剧发展。胡桔根为了打破旧套式，进行了大胆创新。他把一些剧本写得象散文，采用了多视角、多层面的板块式组合结构。这种结构方法，作者可以在广阔的空间自由驰骋，因而作品涵盖面大，内容更丰。《樟树坳风情》、《大峡谷》、《七个嫌疑者》等，就是这种结构法的代表作。戏剧的上帝是观众，观众是否喜欢这种戏？还要经受考验。但不管怎样，胡桔根的创新精神是会给人启迪的。

鲁迅先生曾说：“一个作者，‘自卑’固然不好，‘自负’也不好，容易停滞。我想，顶好是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鲁迅在这里告诫作家要不卑不亢，奋发向上，在生活中不断求索，但是要真正成为一个“总是干”、“总是用功”的剧作家，确实不容易。读了《情满青山》，我觉得胡桔根迈出了可喜可贵的步伐。我们期望，我省的戏剧工作者包括剧作家，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去促进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1991年7月



序.....朱受群(1)

√情满青山.....(1)

√樟树坳风情.....(55)

√一家人.....(99)

√七个嫌疑者.....(117)

√小裁缝和老裁缝.....(173)

√郎当索.....(187)

√大峡谷.....(231)

√卖杨梅.....(277)

大型采茶戏

情 满 青 山

人物表

田草皮 六十岁，公社护林员，共产党员。
草皮婶 五十三岁，田草皮之妻。
赵喜林 四十岁，公社书记。
小 谷 十四岁，赵喜林之子。
王七尺 三十八岁，社员。
翠 娥 三十三岁，王七尺之妻。
螺 女 十四岁，王七尺之女。
金银嫂 三十五，社员。
细妹仔 十三岁，金银嫂之女。
桂 珍 四十八岁，社员。
三 月 十二岁，桂珍之女。
壮 婆 三十二岁，社员。
社员甲乙；
小孩甲乙；
群众数人。

第 一 场

时间： 深秋。下午。

地点： 山间。岔路口。

〔幕启。

〔很茂密、很好看的一个山国。层林如染，色彩斑斓，淡淡的雾岚缠绕山腰，桔红的斜阳穿射林间，山林愈显苍莽、幽邃。

〔巉岩耸立路旁。山泉绕岩而淌。岩侧竖着一块木牌，上书“保护森林，人人有责；违者罚款，不讲情面”。

〔山雀啁啾。

〔随着幕内一声兴高采烈的吆喝，一队肩扛柴杆，手拿镰刀的社员，打着山歌调，喜气洋洋上。

众社员 （唱） 一路喂喂喂，
满心喜洋洋。
柴杆悠悠晃，
镰刀响叮当。
莫说打柴苦，
飞脚上山冈。
要砍丝丝柴，
不怕山路长。

社员甲 这边是禁山，往那边去。

社员乙 时辰还早。禁山里的柴砍不得，水总吃得。

数社员 对，喝口泉水再走。这水好甜哩。

〔众捧饮山泉。

社员甲 （按乙的头逗笑）水牛，让你灌个饱。

〔乙泼水，甲躲，差点跌跤。

〔甲追打乙、乙逃，与持柴杆上的壮婆撞个满怀。

壮婆 失了你的魂哟！把我的肚子都撞痛了。好得我没怀崽，怀了崽你赔都赔不起。笑你鬼打的。哎唷……

社员乙 （嬉皮笑脸）壮婆，我来跟你摸几下吧？

壮婆 你这个死不正经的！

〔壮婆追，乙溜，撞倒禁牌。

众社员 （哄笑）噤！草皮叔快来！撞倒了禁牌！

壮 婆 （跳起来）叫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莫说是草皮，草皮的爷来我都不怕！如今各种各的田，各走各的路，队长都不敢管事，他算老几！

社员甲 壮婆说的是哩。我们那个队长原来麻辣得很，现在也是百事不管，硬饭三碗。

壮 婆 我们这些人老实，要不老实呀——

社员乙 不老实怎么样？

壮 婆 就在这禁山里砍几担柴，他捉得到？鸡冠山横直十几里，他又没长飞毛腿。

社员乙 嘿，这就不怕你壮婆厉害，动刀就是两块钱！

壮 婆 莫吓！我今天要是砍了，你打什么赌？

社员乙 做不到的事不说，帮你砍两把茅柴总可以吧？试下子罗。

壮 婆 你们都不去报信么？

数社员 不报不报！

社员乙 报了是娘子的崽！

壮 婆 （拿起镰刀，四下瞧瞧，欲砍又止）嘻嘻，还是莫开这个玩笑。

社员乙 我说了你不敢吧，到底舍不得两斤肉钱。

壮 婆 （对乙）快去帮我砍柴来！（举刀欲砍）

〔幕内传来田草皮厉声的吆喝：“哟嘴——”。梆声数响。〕

〔壮婆惊楞，镰刀落地。〕

〔田草皮从巉岩后上。〕

田草皮 刚才哪个！一把镰刀举得忒高。

数社员 不晓得哪个，我们没看见。

田草皮 禁牌上拳头大一个的字，没看见？瞎了眼还有两个洞！（发现木牌倒地）看看罗，这不是不安分么，连块牌子都碍了他的眼。

社员乙 草皮叔，你莫乱责怪，这块牌子呀，只怕是野猪拱倒的。（众大笑）

田草皮 可能就是你这两只脚的野猪！

社员乙 草皮叔，你这罚款的事当得真么？

田草皮 后生，不信你就试试看。

社员甲 要是我没带钱怎么办！

田草皮 这还不好办——剥你的衣裳！

社员乙 要是碰上个女人呢？（故意拉拉壮婆的衣裳）

壮 婆 死开！

〔众哄笑。散下。有人打起山歌。

田草皮 （拾起镰刀）壮婆，这是你的吧。

壮 婆 嘻嘻，是……是我的。（接刀）

田草皮 刚才好得我叫一句，要不，你也为难我也为难。要注意咧！

壮 婆 注意什么？（沉着脸）好笑！我又没犯什么错误，板起个脸来，象训犯人样的。

田草皮 好好好，算我多嘴，砍你的柴去。

壮 婆 砍柴我会去，你说话也莫太那个了。同村同队的人，亏你拉得面子下。当个护林员有什么了不起！耍威风也莫看错了人！

田草皮 你怎么蛮口结舌的，这话又没说错，我说——

壮 婆 懒得跟你说！（气呼呼地拿起柴杆，柴杆正好碰着田草皮的 脸。下）

田草皮 （气忿忿地）呸！

（唱） 板起一张黑霜脸，
遇上这泼妇气难咽！
两年前公社把名点，
选我来当护林员。
毁山败林有人在，
我横心来把荆丛钻。
五颜六色人难待，
十里八坑山难攀。

脚跑细，耳长茧，
一天不挨骂如过年。
好在我人老皮也贱，
万般气事丢一边。
谁敢上山来乱砍——

〔赵喜林上。〕

赵喜林 （接唱） 护山神在此难过关！

田草皮 赵书记。县里的会就散了？

赵喜林 嗯。半路上下的车，顺路来看看你种的那片树苗。县里布置，明年的造林工作还要加快步伐，我们公社起码栽它五千亩。

田草皮 再过几年，这方圆几十里就象个山国了。

赵喜林 到那时还要请你老倌来当林场的顾问。

田草皮 我没那长的寿啊。

赵喜林 你这身子骨不挺康健么！打起架来还挨得起三拳两脚嘛！

（笑）说真的，你对那些扯烂筋的人别太客气了。我还是那句老话，有人骂你，可以还嘴；有人打你，可以还手，骂不赢打不赢，找我！

田草皮 种了责任田，日子好过了，有些人的习性野劲也发作了。没你这个后台老板我吃不消哩。

赵喜林 大胆管！国有国法，山有山规，都那么乱来三千还了得！大叔呀！

（唱） 爱山护林是常理，
乡亲们也该知情理。
碰上有人扯歪理，
你耐心给他讲道理。
要是他敢耍蛮理，
拉来公社评评理。
我拿根铁棍撑你的腰，

谁敢捣乱就不客气！

不过，你身子骨也要当心，这门子事又着累，又憋气。听说你前几天还生了点小毛病？

田草皮 谁跟你说的？准是我家那个多嘴多舌的死老婆子！

〔草皮婶挎竹篮上。〕

草皮婶 走来就挨你的骂！莫是我不该来吧？

赵喜林 大婶，送什么好东西来了！

草皮婶 吃的穿的，哪样不要我服侍？衣服发臭也不换，只知道整天在山上追魂！

田草皮 有意见么？公社书记在这里，正好当面提。告诉你，我死了还要埋在这山脚下！

草皮婶 做多了得罪人的事，当心死后没人给你抬棺材！

赵喜林 大婶，这话说差了。我们当干部的也天天在得罪人呀！天下的好人绝不是糯米糰子变的。

草皮婶 你是书记，人家怕你。他算什么？要是口水能浸死人，他早就死了。

田草皮 你莫说得这样吓人，爷老子站着是一直，倒下是一横，死也要死得硬直。

赵喜林 （对田）你莫看她嘴丑，心好哩！（揭开竹篮）喏，这荷包蛋喷香的。哎，我听说你们原来也是自由恋爱的，听人家说，婶子你还很会唱山歌。

草皮婶 你这个公社书记耳朵真长！

赵喜林 唱来听听吧。不唱？我唱给你听怎么样——

（唱） 哎呀嘞——

路弯弯呀山尖尖，

我郎挑担在山间。

穿烂了草鞋妹会编，

勾破了衣衫妹来连（缝）……

草皮婶 郎呀妹呀，哪百年的事了，你还去唱！

田草皮 当年她要不唱这支歌子，我还不娶她哩！

草皮婶 你这个老不死！（众笑）

〔小谷挑柴上。〕

小 谷 爹。

赵喜林 挑这么多，别把人压矮了。这柴倒好，不是禁山里砍的吧？

小 谷 不是。

赵喜林 砍柴不能胡来啊！大叔，你记住，这小子要是犯禁，照罚不误！

田草皮 书记吔，这话是多说了的。

〔赵喜林笑着挑柴下。小谷随下。〕

草皮婶 衣裳换下就拿归去洗，莫堆在一起沤粪，记得么？

田草皮 记得。（站在崂岩上瞭望）

草皮婶 明天晚上一定要归去，记得么？

田草皮 （心不在焉）记得。

草皮婶 记得什么？

田草皮 记得……哦，你刚才说的什么？

草皮婶 说你的老懵懂！自己的生辰年月都不记得了。明天是你老人家六十大寿！

田草皮 啊呀呀，六十大寿，喜庆喜庆。明天你杀只鸡，炖碗酒，我们老俩口欢欢喜喜、团团聚聚——

草皮婶 吃了什么快活罗！快追你的魂去！（欲下）

田草皮 慢走慢走，我送你下去。

草皮婶 七老八十的，不怕让人笑落牙齿！

田草皮 嘿嘿，老夫老妻哪里就不兴亲热？走哟！

（拉着草皮婶）

〔二人笑下。〕

〔细妹仔、螺女、三月挑柴上。〕

细妹仔 （唱） 挑起柴担把山下，

三 月 （唱） 脚骨发软心里吓。
螺 女 （唱） 轻轻走来快快溜，
三 人 （唱） 千万莫碰上山神菩萨！

〔三人欲上小路。

〔田草皮咳嗽上。

〔三人慌张。细妹子、螺女奔下，三月跌倒。

田草皮 跑什么罗，慢些子走。（扶起三月，察看柴担）啊，怪不得，偷了禁山里的柴！（对内）那两个妹子回来！（敲梆）听见么？再不回来莫说我脾气不好！

〔细妹子、螺女怯怯地复上。

田草皮 （拿出一根树枝）谁叫你们砍这个？唔！一点子大的树就被你们割手割脚！欺负它不会说话吧？割你们两下看痛不痛罗！今天没什么客气可讲，按规定办事，一律罚款两元！

（三人哭）哭到天光都没用，该罚的就是要罚。明天找你们爷娘算帐！哪个村的？（三人不语）都哑了口呀！砍起柴来胆大包天，现在就声都不敢做。快说！

细妹子 何……何家湾的。

田草皮 都是何家湾的？（三人颌首）扯了谎话就作死！报得名字来！听见么！

〔螺女、三月怯。细妹子示意别慌乱。

细妹子 大伯，这名字真的要报？

田草皮 不报今天就莫想走！

细妹子 大伯吔！

（唱） 我姓何来名逃花，

田草皮 （用笔记于手掌）是桃花的桃么？

细妹子 是咧是咧。

田草皮 （指螺女）她呢？

细妹子 （接唱） 她也姓何名走花，

田草皮 枣花？枣子的枣，对么？

细妹仔 对咧对咧。（螺女、三月窃笑）
田草皮 （指三月）还有这一个——
细妹仔 （接唱）这一个就叫何笑花。
三 人 （旁唱）报个假名让他闹笑话！
田草皮 是真的么？
三 人 是真的。
田草皮 桃花、枣花、笑花，人家说五朵金花，你们是三朵没用的花！还笑，吃了笑婆婆的尿呀！（敲梆下）
〔三人放声而笑。
〔幕急闭。

第 二 场

时间：翌日早晨至上午。

地点：村场上——金银嫂家内外。

〔二幕前。

〔田草皮急匆匆上。

田草皮 唉！唉——呀！

（唱） 一早来到那何家湾，
何家湾里找人难。
上下屋场都寻遍，
不见“三花”为哪般？
找个老者来打听，
才知枣花住村前。
心想找到一个就好办，
我急急忙忙走得欢。
谁知进门一问傻了眼，
原来那枣花今年六十三！
错把白发婢当孩童，